孩儿塔

殷　夫

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原本选印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为保存我国现代文学资料，满足研究、教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将陆续选印自“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至新中国建立这一时期的部分现代文学原著。这些作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及其影响各有不同，但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以显示出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轨迹。

殷　夫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孩儿塔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北京

殷夫自编的诗集《孩儿塔》，收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九年间诗作六十五首。此集长期未能出版。建国后出版殷夫作品集时曾选录其中部分作品。现据鲁迅收存的殷夫手稿将六十五首全部排印，内容顺序悉依原稿，只对明显错字作了校正，另加个别注释。本书还收入鲁迅一九三六年为此集所作序。

殷夫（1909—1931），原名徐祖华，笔名有白莽、殷夫、徐白等。浙江象山人，共产党员，诗人。一九三一年被国民党政府杀害。

孩　儿　塔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通县辛店印刷厂印刷

字数66，0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5/8　插页 3

1984年2月北京第1版　　198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8，500

书号　10019·3565　　定价 0.39元



作 者 像

序*

春天去了一大半了，还是冷；加上整天的下雨，淅淅沥沥，深夜独坐，听得令人有些凄凉，也因为午后得到一封远道寄来的信，要我给白莽的遗诗写一点序文之类；那信的开首说道："我的亡友白莽，恐怕你是知道的罢。……"——这就使我更加惆怅。

说起白莽来，——不错，我知道的。四年之前，我曾经写过一篇《为忘却的记念》，要将他们忘却。他们就义了已经足有五个年头了，我的记忆上，早又蒙上许多新鲜的血迹；这一提，他的年青的相貌就又在我的眼前出现，像活着一样，热天穿着大棉袍，满脸油汗，笑笑的对我说道："这是第三回了。自己出来的。前两回都是哥哥保出，他一保就要干涉我，这回我不去通知他了。……"——我前一回的文章上是猜错的，这哥哥才是徐培根，航空署长，终于和他成了殊途同归的兄弟；他却叫徐白，较普通的笔名是殷夫。

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这心情我很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文学丛报》月刊第一期，发表时题为《白莽遗诗序》；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时，改题《白莽作〈孩儿塔〉序》。

了然，也知道有做序文之类的义务。我所惆怅的是我简直不懂诗，也没有诗人的朋友，偶尔一有，也终至于闹开，不过和白莽没有闹，也许是他死得太快了罢。现在，对于他的诗，我一句也不说——因为我不能。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那一世界里有许多许多人，白莽也是他们的亡友。单是这一点，我想，就足够保证这本集子的存在了，又何需我的序文之类。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一夜，
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目　录

序（鲁迅）……………………………………………………1

“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 ………………………………1
放脚时代的足印 ……………………………………………3
人间……………………………………………………………6
呵，我爱的 …………………………………………………7
在一个深秋的下午…………………………………………8
挽歌……………………………………………………………9
醒 ……………………………………………………………10
白花…………………………………………………………11
我们初次相见………………………………………………12
清晨…………………………………………………………13
祝—— ………………………………………………………14
致纺织娘……………………………………………………16
花瓶…………………………………………………………20
宣词…………………………………………………………22
孤独…………………………………………………………25
独立窗头……………………………………………………27
孤泪…………………………………………………………28

给某君 …………………………………………………………29
东方的玛利亚
——献母亲…………………………………………………………30
感怀…………………………………………………………31
地心…………………………………………………………32
虫声…………………………………………………………33
青春的花影 …………………………………………………………34
失了影子的人…………………………………………………………35
我还在异乡 …………………………………………………………37
给—— …………………………………………………………40
心 …………………………………………………………41
归来…………………………………………………………42
星儿…………………………………………………………43
给母亲 …………………………………………………………45
夜起…………………………………………………………46
你已然胜利了…………………………………………………………48
我爱了…… …………………………………………………………49
自恶…………………………………………………………50
生命，尖刺刺…………………………………………………………52
Epilogue …………………………………………………………55
给—— …………………………………………………………57
残歌…………………………………………………………59
飘遥的东风 …………………………………………………………62
干涸的河床 …………………………………………………………63

致 F……65
别的晚上……66
想……68
给——……70
旧忆……72
死去的情绪……73
我醒时……　……74
现在……75
无题的……76
春……79
写给一个姑娘……81
赠朝鲜女郎……83
梦中的龙华……86
春天的祷词……88
月夜闻鸡声……89
寂寞的人……91
给林林……94
给茂……95
幻象……97
夜的静……　……98
残酷的时光，我见你……　……99
记起我失去的人……100
是谁又……　……102
短期的流浪中……103

孩儿塔 ……………………………………………………………105
妹妹的蛋儿 ………………………………………………………107

“孩儿塔”上剥蚀的题记

我的生命，和许多这时代中的智识者一样，是一个矛盾和交战的过程，啼，笑，悲，乐，兴奋，幻灭……一串正负的情感，划成我生命的曲线；这曲线在我诗歌中，显得十分明耀。

这里所收的，都是我阴面的果实。

现在时代需要我更向前，更健全，于是，我想把这些病弱的骸骨送进“孩儿塔”去。因为孩儿塔是我故乡义冢地中专给人抛投死儿的所在。我不想说方向转换，我早知光明的去路了，所以，我的只是埋葬病骨，只有这末，许或会更加勇气。

鼓励我出版的林林，给我煞费心血画插图的白波，我想都并不想赞赏我的诗，只也是可怜我，同时又鼓勇我而已。那样，我正当谢谢他和她。

已经是激荡中的一九三〇了。

放脚时代的足印

一

秋月的深夜，
没有虫声搅破寂寞，
便悲哀也难和我亲近。

二

春给我一瓣嫩绿的叶，
我反复地寻求着诗意。

三

听不到是颂春的欢歌，
“不如归，不如归……”
只有杜鹃凄绝的悲啼。

四

希望如一颗细小的星儿，
在灰色的远处闪烁着，
如鬼火般的飘忽又轻浮，
引逗人类走向坟墓。

五

我有一个希望，
戴着诗意的花圈，
美丽又庄朴，
在灵府的首座。

六

星儿在大微话[①]时，
在带香的夏风中，
一条微丝柔柔地荡动了：
谁也不知道它。

① 原稿如此，“在大微话”似应作“在天微语”。

七

泥泞的道路上，
困骡一步一步的走去，
它低着它的头。

八

我初见你时，
我战栗着，
我初接你吻时，
我战栗着，
如今我们永别了，
我也战栗着。

一九二四——五的残叶。

人　　间

山是故意地雄伟，
水是故意地漪涟，
　　因为我
　　只有，只有，
只有干枯地在人间蹁跹。

景物是讥嘲的含着谄媚，
人们是勉强的堆着笑脸，
　　因为我，
　　只是，只是，
只是丑恶地在人间徘徊。

一九二七，九月于象山。

呵，我爱的

呵，我爱的姑娘在那边，
一丛青苍苍的藤儿前面；
草帽下闪烁着青春面颊，
她好似一朵红的，红的玫瑰。

南风欣语，提醒了前夜：
疏淡的新月在青空阑珊，
我们同坐在松底溪滩，
剖心地，我俩密密倾谈。

古刹的钟声，混淡，
她的发香，似幽兰；
我们同数星星，
笑白云儿多疏懒。

看，她有如仙嬛，
胸中埋着我的情爱，
呵，我的爱是一朵玫瑰，
五月的蓓蕾开放于自然的胸怀。

一九二七，于象山。

在一个深秋的下午

那正是青空缀浮鳞云，
碎波在周遭追奔，
镜般的海洋冷照了我的心，
我怎忘了你的红晕，姑娘？

你的短发，散在微语风中，
你的眼珠儿，绒样柔黑，
你抚摸着栏杆凝望，
哟，远处的地线也有我的心。

沙鸥和爱的轻歌淌洋，
初起的金风带来飘渺的梦魂，
投在那颗雪珠似的水沫上吧，
在藻叶荫下建筑我的坟茔。

我幻见一朵五旬的玫瑰开了，
姑娘，你当时若真说：“跳！”
带着我爱的辽遥的幽音，
我投到在屈子的怨灵。

一九二八，于象山。

挽　　歌

你苍白的脸面，
安睡在黑的殓布之上，
生的梦魅自你重眉溜逃，
只你不再，永不看望！

你口中含着一片黄叶，
这是死的隽句；
窗外是曼曼的暗夜，
罗汉松针滚滴冷雨。

你生前宛妙的歌声，
迷雾般地散逝，
你死后的幽怨凄苦，
草底的蟋蟀悲诉。

一九二八，一月八日晚。

醒

微风的吹嘘之中，
小鸟儿的密语之中，
醒来吧！醒来吧！
梦儿姗姗飞去。

我梦入广漠的沙滩，
黄的沙丘静肃无生，
远地的飓风卷起沙柱，
无边中扬着杀的声音。

我不留恋着梦的幽境，
我不畏惧现实的清冷；
在草底默默地流过，流过，
我宿命的悲哀的溪吟。

生无所欢，
死无所悲，
愿重入黄沙之滩，
飓风吼着威吓音韵。

一九二八，四，二十日。

白　　花

曼步旷野，心空空，
一朵小小的白花！
孤另的缀着粗莽的荆丛，
一朵傲慢的白花！

它的小眼射着冷的光，
“一颗地上的星”我嚅嗫，
荆棘示威的摇曳，
“我回家去”我喘息。

尖锐的刺在她周遭，
旷茫的野中多风暴，
它在我视野中消去倩影，
我抚空心向家奔跑。

一九二八，五月五日。

我们初次相见

我们初次相见，
在那个窗的底下，
毵毵的绿柳碎扰金阳，
我们互看着地面羞羞的握手。

我记得，我偷看看你的眼睛，
阴暗的瞳子传着你的精神。
你是一个英勇的灵魂，
奋斗的情绪刻在你的眉心。

我记得，我望望你的面颊，
瘠瘦的两颐带着憔悴的苍白，
但你的颧下还染着微红，
你还是，一个年青，奋发。

我记得，我瞧见你的头发，
浓黑的光彩表征了你丰富的情热，
我这般默默地观察，
我自此在心中印下你的人格。

一九二八，五月。

清　　晨

清晨洒遍大地。
阳光哟，鲜和的朝阳，
在血液中燃烧着憧憬的火轮，
生命！生命！清晨！
玫瑰般的飞跃，
红玉样的旋进，
行，行，进向羽光之宫，
突进高歌的旋韵。

一九二八，五月。

祝——

这是沙中最先的野花，
孤立摇曳放着清香，
枝旁没有青鲜的荫叶，
也少有异族争妍芳，
唯有她放着清香。

四向尽是干枯的沙砾，
展到无穷的天际，
近处没有一口泉源，
来把她嫩根灌溉，
没有一杆小树伴过长夜。

祝福我们勇敢的小花，
她仍然孤傲地顾盼，
她不寂寞，放着清香，
天生的姿容日日光焕，
岑寂的生存，没有唱叹。

远星的微光死灭，

勇敢的灵魂孤单，
她忍受冷风的吹刮，
坚定的心把重责负担，
问何时死漠重苏甦？

祝福我们沙中最先的野花，
孤立摇曳，放着清香，
枝旁没有鲜青的荫叶，
也少异族来争妍芳，
只她孤单地放着清香。

一九二八，五月八日。

致 纺 织 娘

写给一个姑娘——案上花瓶，插野花一束，及柏叶两支。来了一个独腿的纺织娘，坐十余天不去，有感。

起初在黄花盛放，
缀印你碧绿的新装，
我的心苏甦，
为了你那生的光芒。

心叶焦枯着人世的苦烦，
血流冲破创伤，
我凝望你美丽的双睛，
你抚慰了我的猖狂。

花萎弱地飘堕，
绿叶恼人的变成赭黄，
你哟，可怜的姑娘，
你的存在，和着我的惆怅！

是你心胸的惇善，
不忍撇下我个儿凄凉，
默对残的花儿死的叶，
扰着泪浪，咀嚼旧伤？

是你柔怀之中，
无辜的芽儿生长：
榴花般的你青春年光，
填补我的枯肠？

可怜的爱的天使哟，
纯洁的心肠！
伟大的胸襟，
愿与天永长！

我，呵，孱弱的孤儿，
世界所遗的困狼，
前途是：灾难，死灭，
我不能与人幸福分享。

老衰的痕迹几乎划上，
我失色的污秽高额，
心脏的壁内，
也已熄灭了我青春的火光。

我是羽翮残敝的小鸟，
在杀身的网中回翔，
红的血肉，白的骨，
已奉献于自由的交响。

灾难，和袭来的凄凉，
硬化我将死的心，
我不能，我的天使，
再煽引青春的火花重迸。

去吧，日光在运行，
你的同伴在丰草中织纺，
萤火的舞群，幽虫的乐队，
正等着你——他们的新娘。

别辜弃了你的青春，
丝萝床中正等着你的情郎，
渴着你的热情，
饥着你的火吻印贴唇上。

此处的野花，凋亡，
柏枝消散傲人清香，
享乐已是日昨之去者，

留着无限的孤漠凄凉。

冷僵的心壁鼓不起爱情的节拍，
青春的死灰难再燃跃跃光豪，
我让微风吹白我的长发，
你的温情变为灵芝覆我墓道。

别了吧！你这柔心的姑娘，
我没有血，心，或者希望，
祝你鼓着翅翼，
重飞起把你同伴追上。

沥出你的血液和勇猛，
发扬你高吭的歌唱吧！
把孱瞌着的地球，
用情热的火来震荡吧！

我祝福你的前途，
我不悲哀，也不怨叹，
青春是可宝，可宝的流影，
瀑洪的飞沫倏向四溅……

花　瓶

我有一个花瓶，
我忠实亲信的同伴，
当我踯躅于孤寂的生之途中，
她作为上帝，与我同在。

她不是连城的奇珍，
不劳济慈[①]的诗灵，
来把她描划，歌咏，
她不闪放过往的风韵。

然而她的正直和傲慢，
正使我心醉；
（那谄媚的笑脸，唉，
真是我灵魂的迫害。）

她矗立在我案上，
和一个哥萨克一般英壮，

---

① 济慈（J. Keats，1795－1821），英国诗人，有《咏希腊古瓶》一诗。

用她警告的神情，
显示忠勇的朋友在旁。

她不插芙蓉和玫瑰，
（这些，让他人狂味！）
野花采自田野，
集团中的成员！

它们是被人摧残，
命运的判文上书“迫毁”，
但于今是武士的头盔，
散发着自由的光彩。

一九二八。

宣　词

亲爱的姑娘，真，
你的心，颤震。
死以冷的气息，
吹透你的柔身。

我的罪恶，这是，
我的罪恶常深沉；
这是我最后的宣词，
愿神祇赦免我的灵魂！

我们，一对友人，
相互地依偎于黑暗中心，
一对无告的小山羊，
互以诚挚的情热慰问。
纯洁的爱顾之花，
舒展于我俩心的底层。
（哟，底层底坎坷，
创伤和血腥！）
那是同情圣光的颤流，

这是博爱洪涛中一颗微沫阴影。

天还没给我们春的晴明，
满山的杜鹃笑送光影，
我们的灵魂不曾投倒，
在流泪的茉莉蕊下，
含羞的蔷薇丛荫……
远野的鹧鸪鸣叫，
不叫我俩梦入星径：
肩并肩，吻连吻

只好似两粒小星，
流浪空中熬够清冷，
魅的影浮舞，
叹息，哭泣，难慰心情。
孤单的时辰，
用微眴相视，
我说我的，你，你的心！
怜悯的柔丝连系我们。

每晚，天高风轻，
或是坠累又阴森，
我们问安我们的友人，
（好像一个虔诚的信女，

祈祷于每个黄昏。）

我的姑娘哟，
你是孤独生途中的亲人，
一朵在雨中带泪的梨花，
你可裁判我的灵魂。
但我们，一对友人，
从最初直至无尽。

你不看，曼曼的长夜将终了，
朝阳的旭辉在东方燃烧，
我的微光若不合着辉照，
明晨是我丧钟狂鸣，青春散殒，
潦倒的半生殁入永终逍遥。
我不能爱你，我的姑娘！

一九二八，八月十七日。

孤　　独

这是一颗不知名的星儿，
孤清地注射她的辉光。
伴着我在绿影底下，
徘徊着寂寞的徜徉。

蓝的眼眶海洋般的深邃，
透明的泪光水晶样的清莹，
涓涓地拓迭的愁情千丈，
萦徊了高洁的心魂。

看看眼底的云雾追奔，
看看空中的风暴奔腾，
悲愤的血涛震荡了古老的
心壁上永不泯消的创痕。

环着是群浊的转运，
没有理想，没有生命，
同情和爱慰的微光燃尽，
让那高傲的心儿孤另。

只是无边袭入的寒凛，
阳春的温嘘吹不进心庭，
软性的恐怖和死的寂寞，
向谁堪判吐衷愔？

月依妆台时，
群星争妍，
眩曜的五采，
迷跃苍青。

没谁转瞬：
我们被摈弃的小星，
她只伴我，
徘徊于冷漠的绿荫。

一九二八，八月十日。

独 立 窗 头

我独立窗头蒙眬，
听着那悠然的笛音散入青空，
新月徘徊于丝云之间，
远地的工场机声隆隆。

我眩然地沉入伤感，
懒把飘另的黑丝掠上；
悲怆的秋虫鸣歌，
岂是为我诉说苦想?

说我热血已停止奔荡，
我魂儿殷然深创，
往日如许豪烈的情热，
都变成林中的孤摇残光?

不！我的英勇终要回归，
热意不能离我喉腔，
暂依夜深人静，寂寞的窗头，
热望未来的东方朝阳！

一九二八，于吴淞海滨。

孤　泪

你呀，你可怜微弱的一珠洁光，
照彻吧，照彻我的胸膛。
任暴风在四围怒吼，
任乌云累然地迭上。

不是苦难能作践我的灵魂，
也不是黑暴能冰冻我的沸心，
只有你日日含泪望我，
我要，冒雨冲风般继着生命。

忍耐吧，可怜的人，
忍耐过这曼长的夜，
冷厉的暴风加紧，
秋虫的哀鸣更形残衰。

鲜红的早晨朝曦，
也是叫他们带来消信，
黑暗和风暴终要过去，
你呀，洁圣的光芒，永存！

一九二八，于海滨。

给　某　君

呵，冷风吹着你散乱的长发，
我瞧见你弱小的心儿在颤抖，
漫着暮气凝烟的黄昏中，
我们同踽踽于崎岖的街头。

挺起你坚硬的胸壁，
担承晚风悲调的袭击，
我们只应在今夜握手，
今晚我心跳得更促急。

在黑暗中动着是不可测的威吓，
后面追踪着时代的压迫，
你轻蔑的机警的眼中瞳人，
闪映了天际高炬的光影。

细胞撞挤在你脸上，
微风故意絮语；
我们笑那倾天黑云，
预期着狂风和暴雨。

一九二八，于海滨。

东 方 的 玛 利 亚

——献 母 亲

你是东方的圣玛利亚，
我见钉在三重十字架之上，
你散披着你苦血的黄发，
在侮辱的血泊默祷上苍。

你迸流你酸苦泪水，
凝视着苍天浮云，
衣白披星的天使，
在云端现隐。

你生于几千年来高楼的地窖，
你长得如永不见日的苍悴地草，
默静的光阴逝去，
你合三重十字架同倒。

一九二八，于西寺。

感　怀

孤单的精灵呵，
你别在无限静谧的海心，
用你破残的比牙琴，
弹引你悲冷的微笑。

潜伏的感伤，
终突破理智的封禁：
一个脸影，枯瘦又慈祥，
以酸泪点缀我的飘零。

我抚扪我过往的荒径，
蜿蜒从那雄伟珠山的邻村，
唉，修道士的山岩，
终古不破的沉静。

我不禁回忆故家的园庭，
反响着黄雀歌儿声，
绿的草丛上飞金的苍蝇，
衰色的夕阳下逃跑了我的青春。

一九二八，于西寺。

地　心

我微觉地心在颤战，
于慈大容厚的母亲身中，
我枕着将爆的火山，
火山的口将喷射鲜火深红。

冷风嘘啸于高山危巅，
暮色狰狞地四方迫拢，
秋虫朗吟颓伤歌调，
新月冷笑着高傲长松。

青碧的夜色，秋的画图，
吞噬了光明的宇穹，
我耳边震鸣着未来预言，
一种，呵，音乐和歌咏。

我枕着将爆的火山，
火山要喷射鲜火深红，
把我的血流成小溪，骨成灰，
我祈祷着一个死的从容。

一九二八，于西寺。

虫　　声

你受难遭劫的星星，
压碎了吧，你期望的深心，
此后，你只有黑暗的无穷，
是昨夜秋风搅着落花，
黑夜轻曳薄纱衣裙，
一个失群的雁儿散布怆韵；
那时，我埋葬了我的青春。

虫声哟！那异国的音调，
秋的灵魂和谐的奏鸣，
闭上你的小眼，睫毛堆上黑影，
听这交响带来多少象征？

孤月冷光不能冰冻热情，
理性的禁符不能镇压真性。
我在竹涛的微怨声下，
已诀别了往年的心灵和生的憧憬。

一九二八，于西寺。

青春的花影

是谁送来我象征的消信?
我哟，灵魂早不徘徊于蔷薇花影，
那是最后的玫瑰，
尖锐的刺陷破我蒙眬梦境。

喘息地凝望连续汹涌的波涛，
黑色的坚塔在后深闭铁门，
我送行我最后的憧憬，
不复有明日或然的来临。

一九二八，于西寺。

失了影子的人

阳光，在草坪上舞踊，
她纤洁的小小双脚，
吻着软嫩的草尖；
风波中浮举她的金发。

露珠，闪光在草之叶上，
溪水，低泣在修松林下，
我失了影的人，幽魂般，
悲郁地曳步归回故家。

他的皮孔放着异乡的气息，
眼眶下堆绞满泪的纹痕；
　　逝兮，是欢乐；
　　死兮，是童心；
无尽，无尽的奔波，
山之巅，水之阴，
探透幽毵毵的生之丛林；
征衣创处吹嘘着泥土呼吸，
他才归自青春的出殡。

松鸣淡惨惨，
溪咽流着它宿命途程，
静夜的月凉如水，
秘密心病。
他曾追逐磷光，
磷光消，偕去了他的影。
飞扬着叹息的微丝——
归去，带着死的尖刺！

没有一个鸟儿会歌唱，
没有一颗星儿会闪光；
阳光在草坪上舞踊，
失了影的人在溪畔倘佯；
但一会儿也，一切和——
也一齐要散佚消亡。

一九二八，在西寺。

我还在异乡

孤荒！
我身还在异乡，
海崖下反复空虚的悲响；
拥挤着生淡容貌，
秋虫传报凄凉。

珠山的顶戴，
云的冠冕，汽的帐，
这千古沉默的 Sphinx[①]
构想，构想，
人间荒凉，
谜样。

久忘的故家，
残白，破户，和月季花；
薄云，帆般的飞，快。
古红的床儿，

① Sphinx，斯芬克司，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带翼的怪物，常叫过路行人猜谜，猜不出即将行人杀害。

睡过哥姊，母亲，爸爸。
顶上的花饬已，已歪。
谁家，呀?

檐下；我记得，
读倦了唐诗，
抱膝闲暇，
浮想着天涯，海洋，
飞越而去，幻想，
涣散了现实的尘网。

绿色泛溢的后园，
春泥气氛，
草丛上露珠闪金，
旋舞着金的，绿的，红的苍蝇。
干草堆儿，
母鸡样，
慈和地拥我晡过冬阳。

如今，异样，
我只感孤凉。
依旧，是天上的帆像，
却衰老了罗盖般的孤桑。
同样，

分飞，漂泊，死亡；
我也把我过去送葬，
不忍辨，
这已不是我的家乡。

唔，那云海中央，
淡轻的汽幛，幽香；
云母似的月儿；
深碧的天衣笼我身上；
海底的女妖交唱；
夜莺的清愁悲腔；
——我心的比牙琴的奏鸣哟！
我是在异乡，孤荒！

一九二八，在西寺。

给——

冷风刮过你的面颊，
我只低头凝思；
你咽呜着向我诉说，
但天哟，这是最后一次。

死的心弦不能作青春的奏鸣，
凝定的血液难叫它热烈的沸腾，
我今天，好友，告别你，
秋日的寒风要吹灭了深空孤星。

我没有眼泪来倍加你的伤心，
我没有热情来慰问你的孤零，
没有握手和接吻，
我不敢，不忍亦不能。

请别为我啜泣，
我委之于深壑无惜，
把你眼光注视光明前途，
勇敢！不用叹息！

一九二八，十月三十一日。

心

我的心是死了，不复动弹，
过往的青春美梦今后难再，
我的心停滞，不再驰奔，
红的枫叶报道秋光老衰。

我用我死灰般的诗句送葬尸骸，
我的心口已奔涌不出光彩灿烂。
猫头鹰，听，在深夜孤泣，
我最后的泪珠雨样飞散……

一九二八，十一月于西寺。

归　来

归来哟，我的热情，
在我胸中燃焚，
青春的狂悖吧！
革命的赤忱吧！
我，我都无限饥馑！

归来哟！我的热情，
回复我已过的生命：——
尽日是工作与兴奋，
每夜是红花的梦影！
回归哟！来占我空心！

一九二八，十一月于西寺。

星　　儿

我们，手携手，肩并肩，
踏着云桥向前；
星儿在右边，
星儿在左边。

霞彩向我们眨眼，
我在你瞳人中看见，
——我要吻你玫瑰色的眼圈，
这次你再不要躲闪。

云雀的歌儿声清甜，
像飞散虹线，
撩动着，
把我心门摇开。

心门里高坐奇美，
颈儿旁围披了蔷薇花圈——
青春底传奇的献礼
还留在她的腮边。

心门不再流出火烟，
火烟已变成光华荣艳，
灵府如一座宝牙宫殿，
你，你倚立阶前。

太空多明星，
太空多生命，
我们手携手，肩并肩，
向前，向前，不停。

一九二八，于西寺。

给 母 亲

我不怪你对我一段厚爱，
你的慈恺，无涯，
但我求的是青春的生活，
因为韶光一去不再来。

那灼人的玫瑰花儿影，
燃心的美甜梦景，
要会一旦袭入你古老脑幕，
我不须在深夜呻吟。

但现在，我也有新的生命，
不怕浪漫的痴情再缠萦心庭，
在深夜山风呼啸掠过，
我聆听到时代悲哀的哭声。

此后，我得再造我的前程，
收回转我过往的热情，
热情固灼燃起青春旧灰，
但也叫着我去获得新生。

一九二八，于西寺。

夜　　起

苍凉的孤月悬在中天，
她的哭泣已有千年，
千年的韶光衰残，
她总孤独地在碧空蹁跹。

夜风在林间呼嘘，
淡影横过菜畦；
谁把幽伤的琴声，
奏弄于高石桥下？

夜，殓衣般裹着吧！
墓山中也飞不起半影清磷，
无热的火光也难在冷夜，
燃起它们已死的青春。

谁知道我枯心却在焦渴，
谁知道我把泪珠偷滴？
我心将爆裂，心将毁灭，
心中的幻象永难扑熄？

正当这个时分，
也无人把残夜报道三更；
幽怨的女神将对林低徊，
这，即是我枯寂的心影。

我的心有蔷薇刺儿痕，
鲜血珠泉汩流难停，
我生命即使早日夭亡，
伤痕中也留下她的面影。

复活的情火把我硬骨灰化，
冷夜寒风中也幻见明春，
玫瑰花的容光，
照临吧，我的孤身！

寒凛的残夜，
苍月，凄风，远处虫鸣；
我默祷几时再对山窗，
得着或失去我的生命？

一九二八，于西寺。

你已然胜利了

你永远的丑小鸭哟，
你该在今宵告别你的痴情，
当你静听着丧钟鸣奏，
你该说："我最后获胜。"

死的胜利，永久的胜利！
人生最后的慰抱是灰黑死衣；
今日还是你秉有憎恶和爱情，
明晨，你得吹熄你鼻尖冷气。

光荣的野心燃不起死的枯灰，
青春的绿光难照活黄昏的颓萎，
沙哑的诗喉对猫头鹰歌唱，
死骑的槁踵在你坟上踏遍。

这时，别去你热情和高傲，
断割了恋念和情思，
埋葬了你忧烦，惊慌和苦恼，
丧钟即是你胜利的颂诗。

一九二八，于西寺。

我 爱 了……

我爱了俗人之爱，
我的心，好难受，
五旬的蔷薇开上她的面颊，
两颗星眼吸我不能回头。

我爱了俗人之爱，
几个深夜不会成眠，
梦中她像颗常绿小草，
长于桃红色的仙殿。

我爱了俗人之爱，
使我尽天忧闷流泪，
因为我已知道，
她的心不复是未放蓓蕾。

我爱了俗人之爱，
累我无日不悲叹，
担尽了惊悸，忧虑和烦恼，
爱情的苦毒在我肩上磨难。

一九二八，于西寺。

自　　恶

把你自己毁坏了吧，恶人，
这是你唯一的报复；
因为你的是一个高洁的灵魂，
不如世人的污浊。

你是至美，至尊的，恶人，
可以把世界鄙薄。
你不须求人谅解你的精神，
你的是该在世上永久孤独。

世界只无价的才是宝星，
闪光的珠玉也尽是污浊，
肉耳总难鉴赏你的清音，
世人爱的是蠢猪愚鹿！

你胸中蕴藏了稀有的光和美，
日复一日幽幽泣哭，
你温热的泪水清澄，
每个晨把它们洗浴。

你是自然的独生精灵，
人们总难把你抚摸，
他们难见顶上晶莹的明星，
只是把龌龊的衣带扪触。

你在世上只有毁坏，
这是你唯一的报复，
世人尽蠢逐污浪，
你也尽可把人血饮沐。

一九二八，于西寺。

生命，尖刺刺

生命，我今晨才把你认清：
在草丛中摇曳天风，
轻轻的散雾在四面浮动，
我立于高山之巅，
面对大自然的虚空。
哟！无限的感伤，
硬性的泪水掩住瞳孔。
生命，我认清了你
你荆棘样的，
尖刺刺入人心。

生命，你生来就面目狰狞，
你是贪婪又凶狠，
你给我的赐赠——
一把火样的热情，
却孪带了一把剪刀般的薄命！
你把我在黑暗森林中引进，
我从你处接受了可咀咒的青春。
但你又磨难着我，

看我在深谷中呻吟。
生命哟，我知道你的本性，
你渴饮的是人类灵魂。

我呀，秉有这脆弱的虚心，
怎禁她那含情的转盼一瞬，
那知道这就是尖的刺儿，
刺进在我心的深境。

我曾几夜遗失了睡眠，
我曾决几斗酸泪暗流不停，
焦渴的幻想扼住我的呼吸，
幸福的沉梦驱散我悲愁光阴。

呵！那朵白玫瑰的蓓蕾，
我宁可早日咀咒她憔悴，
她的美好践碎我的心，
她的冷酷赛如冰的块。

我是想毁弃生命，
生命，枯莽和死藤！
我深悔在高傲的山崖上面，
不把畸零的影儿飞堕。

呵！生命尖刺刺，
刺入我心流血丝，
只有死，伟大的死，
拔去刺，和着生命。

一九二八，于西寺。

Epilogue*

一九二七夏，我曾写了一篇长诗《萍》，只成了一部分，约五六百行。因生活不安定，原稿失去不能追寻。一九二八本有重写计划，但情绪已去，只余下短短的一些，这便成这一篇。

我的朋友，真，
这就是我的残稿一份，
　这印着是我过去，
　过去的情热，
和我幼小纯洁的真心。

但这是过去了，朋友，
我已杀死我以往生命；
　我不是说明晨，
　明晨我就要离去，
离去故乡，和你的深情

* 英语，即“跋诗”的意思。

我觉得，我的青春，
已把热焰燃尽，
　我以后的途道，
　枯干又艰困，
我不能不负上重任。

离去我的故乡旧村，
我要把我的新生追寻，
　把以前的一切殡葬了，
　把恩惠仇爱都结束了，
此后我开始在世上驰骋。

我恳求你忘去我，真，
我的影子不值久居你的心中，
　今晚我跪着为你祈祝，
　明晨也不能给你握手告行，
我要起程我孤苦的奔行。

一九二八，于西寺。

给——

And——though our dream at last is ended——

My bosom still esteems you dearly.

——**Byron**①

我今天，在这清冷的下午，
我见了你的侧影，
罪恶的差过山样高耸，
我的心从胸中爆迸。
那里是我思想的清高?
那里有我真热的感情?
　一切是巧调，
　一切是空论，
我是一枚酷毒的尖刺，
孤另地在荆棘中生存。

你为我受尽苦辱，

① 此诗句引自英国诗人拜伦《懒散的时刻》之一首《给莱丝比亚》。

你也是父爱母慈的中心，
　　我蹂躏你，
　　我侮辱你，
我用了死的尖刺，
透穿了你的方寸。

你伟大的心，
和解放的灵魂，
　　只换得讥嘲，
　　只换得伪笑，
掩埋了青春，
殡葬情热的梦影。

姑娘哟，我们的梦已终了，
我心中仍把你摹拜尊敬，
　　是我罪恶，
　　是我残酷，
我见的侧影，
我说“救慰你非我可能”……

一九二八，于西寺。

残　歌

姑娘哟，你的乌云，
我引用这破旧的名，
形容你秀散的头发，
你的发儿煽痛我的心！
我要，吞吃你那对兔儿眼睛，
你好似一枝白色的郁金香，
孤傲傲地摇立在沙漠中心，
你的叶脉中混流着银河的甘露，
当朝阳新妆，哟，
你闪发你稀有的静美，
呵，呵，你的美扼痛人的心。
姑娘哟，你那末美好，
你和稚鹿一样的活泼年青，
可是你丰满的胸脯底下，
伏的却是一颗冷硬的心？

焦思使我发狂，
我幻觉夺去了我的睡眠，
我的精神环飞穹宇，
到处，到处都有你的幻影！

伟大的姑娘，你这样支配着我，
这样支配着我，
你的美好已吃食了我的灵魂！
天，谁能责我这单面狂热，
你的容颜不能战胜。

我的灵魂像根芦草，
你却是狂飙一阵，
把我整个地，整个地，
带入你的怀抱去吧，
我愿上山巅，
我愿卷入海洋底深深，
只要你，你美丽的力士，
你抱着我轻渺的孤身。

我只要见你，
见你这对兔儿眼睛，
你的红润樱吻，
我便是驾临世界的幸运，
我是名盖历史的凯撒，
我是威震全球的拿坡仑。
可怜哟，我的幻影，
我若是还有青春，
我也该使它流亡如一热吻？

硬心的姑娘哟，
你怎不能察我深心?

你昨天，唉，颊上飞浮桃雾，
我要是是你心中的……
不敢向你说出的深誓，
“为我，拿去我的心!”
只逗留在我的焦唇，
一天一天地在等，等，等……

你用你白皙的手儿，
承受这片白纸吧!
我要你，要你，要你
明白在字影底下，
怎样狂跳我的心，
怎样乱印热泪与吻痕……

这不是墨的痕迹，
黑的字儿也用我的心血，
难道要待青春枯萎，
难道要待秋雁南回，
短音阶的哀乐中呻唱:
“残碎的心儿来墓门快归”?

一九二八，于西寺。

飘遥的东风

我幻见你是在浩茫的江中，
江上吹啸着飘遥的东风，
　　东风来自太平洋心窝，
　　深掩着古旧的伤剁，
东风把你向暗沉沉的故乡吹送。

无力的船只戏着涟漪水波，
淡黄的月晖微和衰残的渔歌。
　　你有心底受惊的憔忡，
　　你有灵府中难洗的创痛，
你的梦幻是碎破，碎破！

水，银灰色的波纹，
涌起的浪沫一层层，
　　机械在重压之下微喟，
　　笛音在远山之巅缭绕，
去兮，去兮，我的友人！

一九二八，于西寺。

干涸的河床

在人迹罕到的南山壥边，
迤逦着一条干涸的河床，
乌黑的云雾堆满了长天，
往昔的青春于今已往。

忆那时，两旁拱护芳馥青藤，
镜波微涟扰不破茸茸的绿影，
玉般的白色睡莲伫立，
瞌倦地等候着水底的精灵。

阳光天真地游跃，
林泽的 Nymph[①] 常来入浴，
她们润黑的长发，
漂浮在波纹上奔逐。

但——这是一条干涸的河床，
没有青翠翠的屏障，

① Nymph，宁芙，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的少女，住在山、林、水泽中。

没有漪涟，
Nymph 也都遁迹，
睡莲萎灭，
阳光——也不再停息，
只有乌云密密密……

一九二八，于西寺。

致　　F

我总想把你的现状记算，
你现在已离我千里，
凭我还有几多欢乐，
总也难压下我心的悲凄。

昨夜，一样的深夜冷气，
窗外也一般地阵阵细雨，
你悲咽地道着伤感，
热泪也流得尽情如意。

今宵何处再反响熟耳的音韵?
檐溜沉重的滴上心头，
听着寒缩的郊外孤吠，
我心上无端地掩上烦忧。

你是别我而去了，我相信，
你必得重归你的家庭，和——爱人，
祝你平安哟，我的姑娘，
请忘了我，这个潦倒的浪人。

一九二八。

别的晚上

天空在流着别意的泪水，
我呵，胸中绞缠怨怼；
　　　但是也罢，
且托着幻想数计我们未来再会。

我生命之筏在时光波上溜过，
没有谁何给我片刻的留恋，
　　　萍水一般的，
你的别离却赐赠了心的缠绵。

不用说此后难再同登珠山，
我的眼帘也不能燃灼你天真顾盼，
　　　但我有一句话留你
“你第一个勾引起我纯洁爱念。”

姑娘你别徒流悲哀泪水，
眼泪只会增添你胸中的傀儡[①]

① 原稿如此，“傀儡”似应作“块垒”。

向前去呵，
创造去，你幸福的将来。

天下着牛毛细雨，淅沥不停。F 姑娘将于次日返杭，晚，于惨切的灯光之下，伏枕大哭，我亦悲不能胜，作诗示之。

一九二八，于象山。

想

当夜风奏鸣，
竹涛箫箫时，
我想起你，我亲爱的姑娘，
呵，夜的帷幕下降，
宇宙罩笼着愁惨微光，
我设想我俩缓步，
在旷茫的平野中央。

当朝阳放光，
彩霞与兴鸟齐飞，
赞声四扬时，
我想起你，我亲爱的姑娘，
我如梦般地想见，
你和我同在翱翔，
翱翔于万层的云锦之上，
哟！四望茫茫，
你轻渺的衣纱
在风涟中奔荡，
我们——呵，如狂。

当星星闪眼，
银河暗移，
夜莺在南欧林中歌唱，
梵尼斯[1]的海波静谧时，
我想起你，我无价的姑娘，
你头披白色的纯纱，
泪光在玉色茉莉叶上闪耀；
你轻提着你姗步，
走上一座云桥，
你高洁的脸，圣光，
你无言，又无微笑，
独步上云桥。
天使的幽乐洋溢，
流星的光沫四溅，
你离地去了，去飘渺
飘渺的天宫，寂寥，
姑娘哟，我见你，
佩着白花离我去——了！

一九二八，于象山。

① 今译威尼斯，意大利名城。

给——

F 哟，我何时得再见你呢？
我纯洁的初恋哟，
你是东方的 Beatrice[①]，
我何时得见你于梦的天堂？

在珠山的绿荫下，
依旧醴泉溜过白石，
只是你的小脸，
何时再与我同映一次？

西寺的高桥边，
长松依然晖映着夕阳，
只是我得何时，
再在此醉你幽香？

爵溪的黄沙十里，
依然是平坦无际，

① Beatrice，贝亚德，意大利诗人但丁热爱的一个女子。在但丁的《神曲》中，贝亚德是引导但丁上天堂的人。

只我得何时，
和你共作球戏？

哟，姑娘哟，往事重提，
愈想愈有深意，
旧创再理，
刺心的苦痛怎禁得起？

你是离我去了，
我每空向浮云道你安宁，
若我今日即撒手长逝，
我最宝贵着你的小影。

一九二八，于象山。

旧　忆

你有如茅蓬中的幽兰，
纯白的肌肤
如天使的花环。
你的幽香，
颤栗于我灵魂的深关……
天！
逝光难再！
桦林下同坐闲谈，
冷风中默向红炭，
模糊，朦胧，
和梦一般。

姑娘，纯情不能死亡，
赤忱不易消散，
你今在天涯，
还在地角，还……？
且由我祝祷，
愿我俩同梦珠山。

一九二八，于象山。

死去的情绪

F 哟，我初次握你手时，
你的手冷润如玉，
而感伤袭击我的胸怀，
我想伏在你胸前痛哭！

你是一颗苦伶的小花，
命运示你以凶残齿牙，
我对你有无限惶愧，
我是个惰怠的懒汉。

如今，你创造，
我也征战了，
我遥寄无限的同情，
我爱幻见你那种热情的微笑……

一九二八，于象山。

我 醒 时……

我醒时，天光微笑，
林中有小鸟传报，
你那可爱的小名，
战栗的喜悦袭击着我，
我不禁我诗灵鼓翼奔腾。
我的诗和虹彩一样，
从海起入天中，
直贯着渺漠的宇宙，
吹嘘着地球的长孔。
只有你的存在，
我的生命才放光芒，
我的笔可腾游宇寰，
每个歌鸟都要吟唱。
白色的玫瑰花，
你要迎光开苞，
太平洋为着你平静，
昆仑山为着你不倒……
我从你的梦中醒时，
林中的鸟儿把你小名传报……

一九二八，于象山。

现　　在

呵，牧歌的已往逝矣，
我不得不面对丑恶的现在，
我的诗魂已随她去矣，
现在的我是罪恶凶残。

不再，是过去纯洁的恋幻，
死亡，是以前美妙的诗景，
今日只是一个黑色的现在，
明日也只是一抔荒凉孤坟。

一九二八，于象山。

无 题 的

一

沉醉
天!
无从排遣!
湖面，银灰色的水，
青天，铅片，
小桨散线，
远鸟清脆。

煤烟
蔽目的灰
纷飞!
摩托车在路上驰追，
暗角有女人叫“来……”
电车暴嗔!
来个洋人，撞了满面……

二

是夜间时辰，
火车频频的尖着声音，
楼上有人拉着胡琴，
“馄饨……点心……”
有牌儿声音，
乞儿呻吟，

都市的散文！

三

篱笆旁边，
臭味冲天，
上面写着大字威严，
“此地不准小便”
流着黄，绿，白的曲线，
滚着肥肥的白蛆累累。

呵，此地在溃烂，
名字叫做“上海”！

四

　　写着字，
光线渐死，
　注意！
油已经到底！
都市有电灯，
不装给穷人。

一九二九春，流浪中。

春

春，带着你油绿的舞衣，
　　来吧，来弹动我的心弦！
我的心已倦疲，
我的创伤十分深陷，
我久寂的心弦望你挥弹。

鸟，带来你婉转的歌簧，
　　来给我一个激励的歌唱！
我的泪泉已然枯干，
我的感觉十分麻顽，
我盼你的歌声复活我情感！

水，带来你青苔下的水仙，
　　来给我一个沉醉的良夜吧！
我的手，疯瘫，
我的血，迟缓，
我求你给我一个生的灵感。

春，带了舞衣，水和鸟，

姗姗地踏遍了人间。
没把我心弦挥弹，
没把我泪泉复还，
也没给我一个生的灵感。

死，那末你带尖刺来，
　　来给我最后的引渡吧！
我的心，疲怠，
我的生，十分枯干，
求你来，来给我慰安！

一九二九春，流浪中。

写给一个姑娘

姑娘，叫我怎样回信？
　　我为何不交你以我的心？
但是哟，看过去在它刻上伤痕，
　　伤痕中还开着血花盈盈。

死去是我寂寞的青春，
　　青春不曾留我一丝云影，
不曾有过握手，谈心，
　　也没有过吻染脂粉。

我现下是孤凄地流泪，
　　无限的前面是不测的黑暗，
过去的生命剪去了十九年，
　　人生的秘密不曾探得一线！

这却是上帝的公平，
　　也是造物的普慈婆心，
因为我，我是那末畸零，
　　火样的情热只能自焚。

我知足地，不生妄求，
　虚伪的矜持代替着抖擞，
人的性是不死的魔头，
　在清夜不禁叹声偷漏。

我何曾不希求玫瑰花房甜的酒，
　我看见花影也会发抖，
只全能者未给我圣手，
　我只有，只有，只有孤守。

姑娘，原谅我这罪人，
　我不配接受你的深情，
我祝福着你的灵魂，
　并愿你幸福早享趁着青春。

我不是清高的诗人，
　我在荆棘上消磨我的生命，
把血流入黄浦江心，
　或把颈皮送向自握的刀吻。

一九二九春，流浪中。

赠朝鲜女郎

朝鲜的少女，东方的劫花，
你就活泼地在浮木上飞跑。
我看见你小腿迅捷的跳动，
你是在欢迎着浪花节奏的咆哮。

浮木是你运命的象征，
远离故乡，随水漂泊，
谁掬向你一杯同情？
你真该合这浪花同声一哭。

你，少女，是那样美好，
你仿佛是春日的朝阳，
你小小的胸口有着复仇的火焰，
你黑色的眼底闪耀着新生燎光。

请立在这混浊的黄浦江头，
倾听着怒愤的潮声歌着悲调，
你的故乡是在冰雪垓心，
痛苦的同胞在辗转呼号。

要问这天空几时才露笑容，
问这罪恶何日得告终结？
何日你方可回归故里，
在祖父的坟头上剖心啜泣？

浮萍般的无定浪迹，
时日残蚀了生命花叶，
偷生在深的，深的暗夜，
何时得目睹光荣的日出？

你请放高歌吧，
你胸中不是有千缕怨丝，
你的心不是在酸楚地跳抖，
对着黄浦你该发泄你的悲嘶！

你不停地向前跳去，
你是欢迎着咆哮的旋律；
我知道越过一片汪洋波涛，
那边有着你的仇敌。

女郎，愤怒地跳舞吧，
波浪替你拍着音节，
把你新生的火把燃起吧！

被压迫者永难休息！

一九二九春，流浪中。

梦中的龙华

哥哥哟，上海在背后去了，
　骄傲地，扬长地，
我向人生的刺路踏前进了，
　渺茫地，空虚地。

呵，吃人的上海市，
铁的骨胳，白的齿，
马路上扬着尸屍的泥尘，
每颗尘屑都曾把人血吸饮。

冷风又带着可怕的血腥，
夜的和音中又夹了多少凄吟，
我曾，哥哥，踯躅于黄浦江头，
浦江之上浮沉着千万骷髅。

只有庄严伟丽的龙华塔，
日夜缠绕着我的灵魂，
我如今已远离上海，
龙华塔只能筑入我的梦境。

呵，龙华塔，龙华塔，
想你的红砖映着天白，
娆娇的桃枝衬你孤拔，
多少的卑怯者由你顶上自杀。

白云看着你返顾颤惊，
雷神们迅速地鼓着狂声，
电的闪刃围绕你的粗颈，
雨般的血要把你淋，淋……

可是你却健坚的发着光芒，
仇敌的肌血只培你荣壮，
你的傲影在朝阳中自赏，
清晨的百灵在你顶上合唱。

你高慢地看着上海的烟雾，
心的搏动也会合上时代脚步，
我见你渐渐把淡烟倾吐，
你变成一个烟突，通着创造的汽锅。

一九二九春，流浪中。

春天的祷词

春风哟，带我个温柔的梦儿吧！
环绕我的只有砭骨的寒冷，
　只有刺心的讽刺，
　只有凶恶的贫困，
我只祈求着微温，
即使微温也足使我心灵苏醒！

我的心不是没灼热的希望过，
我的心不是没横溢的情火过，
只是哟，冰般的泪水曾泛遍心田，
剩下的只是现今的一片无垠焦枯。

春风哟，偕着你的春阳来吧！
让我周遭飞跃些活泼玲珑的小鸟，
竞放些馥郁的万紫花儿吧！
即使这只装饰了我心的墓道，
我死的灵魂也给与个陶醉吧！

一九二九。[①]

① 手稿中原署有二月二十七日，又被作者涂去。

月夜闻鸡声

　　哟，友人，静寞的月夜不给你桃色的梦，
摇荡着的灵魂漂上了水晶仙宫，
　　但，这儿，听，有着激励的鸡鸣，
是这时候你便该清醒。

　　若是朝阳已爬上你的窗棂，
还需要你把赞歌狂吟！
　　荣冠高踏[①]的时代先知，
在月夜就唱就了明晨新诗。

　　友人，起来，这正是时候，
月光的清辉正洗照了楼头，
　　束着你闪光的刚亮的宝剑，
趁着半夜正可踏上银河白练。

　　踏着虹的桥，星河的大道，

① 原稿如此，“踏”似应作“蹈”。

星儿向着你的来向奔跑，
　你向前走去欢迎明晨，
你因为必要做着第一个百灵！

一九二九。[1]

①　手稿中原署有三月二十三日，又被作者涂去。

寂 寞 的 人

公园的夜凉如水，
静寞的桦林也停止嚅嗫，
微风哟，把薄云儿推，
流星在银河旁殒灭……

寂寞的人缓步着长夜，
他的影儿有如浓雾，
风吹拂他无力身上的衣衫，
细软的发儿向四方轻舞。

灯下他也不低徊，
树荫他也不留恋，
他不停着听水涟的睡歌，
他也不细聆莲花的吟哦。

他只是走着，走着路，
如醉着，如睡着，如病着。
他是一个寂寞的孤儿，
他是一个秋夕的雕残花托。

沉重的步伐踏着软的草，
细弱的呼吸嘘着轻轻叹息，
心的花残，血干，叶儿槁，
骸骨的飘游还不舍个寻觅。

“我不愿再问你无信的白云，
你只带了我虚渺的音耗，
说在那高山巅上有青春，
我却徒然跋涉，徒然潦倒……

“我再不愿问你轻薄的波涛，
你只欺骗去了我血花样的年青光阴。
在那河的湾上，塔尖儿高，
教堂只是传扬别人的婚礼钟声……

“我要徒步的向前，向前，
手捧着心儿，心满着爱情，
我要寂寞地走向冷静墓前，
玲珑的芝草轻摇着坚柏的荫。

“你莫问我泪光的尖锐，
希望的灯火即是葬礼的准备，
但我爆裂之心的血花血蓓蕾，

也要在永久的幻影之下耀着光辉。”

晚与征夫同步公园，颓丧得非凡，自觉这冷寂的过去，好像一条横旋翠微的山道，在暮霭中隐现，真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会征夫又谈起了故友新交等纠葛，都不禁感伤地沉默了下来。像一对醉了的浪人似的，在一对对的金纽丝衣的爱人群中，踉跄而归。

一九二九。[①]

① 手稿中原署有八月五日，又被作者涂去。

给 林 林

我方从黑暗的笼中出来，
就闻得你重来海上的音耗，
我巴不得立刻就飞向南陲，
来和你握手接吻拥抱！
但是，人事的不测的波浪，
终击打着我们软弱的羽翼，
我只有空望飞云箭归虚寂之乡，
失望的心儿在幽暗的夜中吞泣。

你只漂浪人间的孤儿哟，
今日你，你独访西子，
石头城下白露洲的泪影，
洗濯多少不断的烦恼春丝？
我祝福你，自由的穷人，
湖山的媚光总诱启你的天才，
我虽没握手倾听火车朗鸣，
无依的灵曲中也插歌着慰安。

一九二九。[1]

---

[1] 手稿中原署有八月五日深夜，又被作者涂去。

给　茂

这是我青春最初的蓓蕾，
是我平凡的一生的序曲，
我梦中吻吮这过往的玫瑰，
幼稚的狂热慰我今日孤独。

现今哟！是春的季候，
故乡的田野撒满黄花，
六年前我要拿住小手，
和你并肩地踏完春假。

记否呀，那郊外的田阱，
从从密密地长着毛莨；
我们在一个晴明早晨，
我束了黄花向你献呈？

这都是散消了的烟云，
暮春的杜鹃催去了憧憬，
只我在梦中还见你小影，
沉重的怅惘，空望天青。

老人的岁月的巨轮，

已辗碎了我青春幻影；
我现今是孤独奔行，
往日的回忆徒勾伤心。

但我不能压制血波，
血和泪的交併，
我要理我当日狂歌，
花束般向你献呈。

一九二九年流浪途中。

幻　象

和风中，我依窗向月凝望，
月哟，孤凉地注射银光，
消隐了，玉兔和金桂香，
青空中，浮动着
我的幻象，永久的幻象。

愿如烟儿般轻飘，
如萍片样无边地荡漾，
让春也死，秋也逝，
天堂，地狱，和净修场，
都是我无记忆的心的家乡。

只是幻象呵，
你推，压，刺，榨扼我心肠，
你无情地燃起火的光，
你又不眠地看我踏破夜的曼洋洋，
看那月辉，冰样，雪样，泪样……

一九二九。

夜 的 静……

天的星环，水池的闪光，
暗风中传布着野草野花香，
但我的世界哟，
无涯的悲伤，一片荒场。

天，给我一支现实的歌吧，
给我一个明媚光华的晴日吧！
我灵魂是病着的，病着的，
愿天莫给我重重磨折吧！

我颓衰不如感伤的诗人，
我勇猛不及气吞山河的战将，
日中的眼皮点着梦的刺，
夜的静默，给我悲伤，
想见，想跃向光亮。

一九二九。

残酷的时光，我见你……

残酷的时光，我见你
鼓着黑色的翅膀逝去，
剩留下我
无依地，
在忏悔的深渊里，
没奈般饮泣。

黑色的蔷薇呢？
你的尖刺，你的尖刺，
进来吧，这，心头，
直刺，刺到深深的底！

我不让
幽蛇般的痛苦，
啮吃我无辜的心；……
时光，我见你
一去不再来临。

一九二九。

记起我失去的人

白色的稚花，
开满了幽径，
青高天空，
游飞着罗般的白云，
我静听着萧诉残怨，
不禁想起你，我失去的人。

F，你在何处?
赤杨无知，
遥询轻云，
轻云无语溜过，
我悲痴的声音沉入
宇宙无底的过去……
我的姑娘，我的姑娘，
我在想着你，你可知?

昔日，多少温情蚀我心，
昔日，你给我多少生命的花影，
如今，你失在人海，

如今，我们无时相见。

永久失去的人，
偕着我的心去吧，
偕着我的心去
踪迹高山的麋鹿，
同登——我的皮屈丽司[①]，
同登天堂，同入地狱。

往日的梦，消逝，
黑色的前途……
休，休！
把生命的手儿轻拭，
失去了你，
我立于世上空孤。……

一九二九。

① “皮屈丽司”，即“贝亚德”，见本书70页注。

是 谁 又……

是谁又使我悲咽呢?
是谁扰起了我的幻灭?
我本不欲幽叹,
也不愿哀哀哭泣!

我清冷的一生,
无人顾惜,
我周遭静静地,
沉寂。

有火和力,
我要燃起生命的灯,
冷漠的世界
要听我有力的声音。
只是,
我告别了旧的衣履,
裸热的胸怀
却迎受,在暗夜,冷风和凄雨。

一九二九。

短期的流浪中

一

想　着　她

爱情——狡恶的混蛋！
这是我第一次把你痛骂，
要是你始终没把我也
麻烦头脑昏花……

想着她，书也难读，
字行中浮沉着她的眼睛，
想着她，哭也难哭，
心的烈火把泪水沸蒸。

想着她，难望故乡，
珠山的回路引到心创——
是榆林的荫影底下，
我曾梦见过伊甸天堂。

如今谁也不听我的声音，
只残酷的让我在回忆中辗转，
枯灰，落叶，干涸的河床是我青春，
我的心愿上上昆仑山。

二

望

望望望天空，青，灰，混沌又下雨，
心里悲哀，无聊亦发愁，
鬼影夜叉般，书籍围上我，
干草丛中我又俯拾了黄金年头：

小的白的双脚浸在凉水中，
脏的黑的手儿放在馋口，
莫说不知天地，人生和宇宙，
满心只想捉水下的泥鳅。

如今我忽然离去故园庭，
知识，经验，年龄带我苦哀愁：
既不飞飞上上虹的花的光的国，
又不落，落下污泥，深水，地狱口。

一九二九。

孩 儿 塔

孩儿塔哟，你是稚骨的故宫，
伫立于这漠茫的平旷，
倾听晚风无依的悲诉，
谐和着鸦队的合唱！
呵！你是幼弱灵魂的居处，
你是被遗忘者的故乡。

白荆花低开旁周，
灵芝草暗覆着幽幽私道，
地线上停凝着风车巨轮，
澹曼曼的天空没有风暴；
这哟，这和平无奈的世界，
北欧的悲雾永久地笼罩。

你们为世遗忘的小幽魂，
天使的清泪洗涤心的创痕；
哟，你们有你们人生和情热，
也有生的歌颂，未来的花底憧憬。

只是你们已被世界遗忘，
你们的呼喊已无迹留，
狐的高鸣，和狼的狂唱，
纯洁的哭泣只暗绕莽沟。

你们的小手空空，
指上只牵挂了你母亲的愁情，
夜静，月斜，风停了微嘘，
不睡的慈母暗送她的叹声。

幽灵哟，发扬你们没字的歌唱，
使那荆花悸颤，灵芝低回，
远的溪流凝住轻泣，
黑衣的先知者默然飞开。

幽灵哟，把黝绿的磷火聚合，
照着死的平漠，暗的道路，
引住无辜的旅人伫足，
说：此处飞舞着一盏鬼火……

一九二九。于上海流浪中。

妹妹的蛋儿

妹妹哟，我亲爱的妹妹，
呵，给我力，禁止我的眼泪，
我的心已经碎了……片片……
我脆弱的神经乱如麻线，
呵，那是你，我的妹妹，
你就是一朵荆棒中的野玫瑰。

你哥哥，是流浪在黄浦江畔，
黄浦的涛歌凄惨难堪，
上海是白骨造成的都会，
鬼狐魑魅到处爬行，
那得如故乡呵，
世外桃源地静穆和平，
只有清丽的故家山园，
才还留着你一颗纯洁小心。

妹妹，自我从虎口跳出，
我便开始在世上乱奔，
如一个小舟失去舵艪，

野马溜了缰绳！
呵，茫茫的前程，
遍地是火，遍地是苦的呻吟，
血泊上反响着强者狞笑，
地球上尽是黑暗森林！

我遇着是虐行和残暴，
欺诈，侮辱，羞耻，孤伶！
我眼看地球日趋灭亡，
人类的灵魂也难再苏醒，
厌恶的芽儿开了虚无的花，
想把生命归与地球同尽！

但今天，你使我重信，
地球不死，人的灵魂
也好似一丛茂繁的森林，
荆棘上开放着白的玫瑰，
顽石旁汩流着珠泉清清……

妹妹，你救拯了我，
以你深浓的同情，
我不能为黑暗所屈服，
我要献身于光明的战争，
妹妹哟，我接着你从故乡寄出的蛋儿，

我不禁我泪儿流滚，
但请信我吧，
我不再如以前般厌憎生命！

一九二九春。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原本选印

第一批书目

尝试集　胡　适

湖畔　春的歌集　潘漠华　冯雪峰　应修人　汪静之

志摩的诗　徐志摩

卷葹　淦女士（冯沅君）

新梦　哀中国　蒋光赤

背影　朱自清

草莽集　朱　湘

孩儿塔　殷　夫

书　　号：10019 · 3565
定　　价：　　0.39　元

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霏凡论坛
BBS.CRSKY.COM

观者 OCR、一校

2010 年 5 月 3 日星期一

04:09:46

观者邮箱：ljctt@263.net
观者博客：http://blog.sina.com.cn/seeseasee
观者 QQ：1139496397